

巴黎圣母院

Noire-Dame de Paris

[法国] 雨果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国]雨果 著

胡 未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Hugo, V.)著;胡宝未译.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96-072-4

I. 巴... II. ①雨...②胡...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196 号

巴黎圣母院

著/(法)雨果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40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072-4

定价:12.80 元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前 言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的一颗闪亮明星，他是优秀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又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的《〈克伦威尔〉序言》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宣言”和“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他创作的戏剧《艾那尼》首演成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

雨果一生经历了法国十九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他亲眼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成功与失败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可以说，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势力的彻底消亡和资产阶级的新兴崛起。而他本身的思想也逐步完成了从保王主义、自由主义到共和国主义的过渡。

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出版于一八三一年，此时雨果正是受到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影响，从保王主义渐渐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这是雨果创作的第一部长篇浪漫派小说。整部书鲜明地反映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和对人民群众的赞扬。《巴黎圣母院》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法国为情节发展背景，通过一个单纯善良的吉卜赛女郎遭受痛苦命运的故事，以哀伤的笔调刻画出全书的悲惨的不可抗拒的悲剧。全书集中体现的是人的内心冲突，分裂破碎以至毁灭的悲剧。在《巴黎圣母院》突出体现了灵与肉的不可调合的深在矛盾，本书中的另外两个主要人物堂克洛德·弗罗洛和卡席莫多，便是分别以不同的两种都十分极端的状态表现出这一矛盾的，并在痛苦挣扎中一切都归于毁灭。

爱斯美拉达本来是一个纯真善良、美丽动人的少女，她期盼着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生活，但就是她的美丽却招来了神甫堂克洛德·弗罗洛邪恶的欲望和贵族青年孚比斯斯的调情玩弄。相比之下，只有卡席莫多对爱斯美拉达是忠诚的，但可怜敲钟人丑陋的外形却使他对爱斯美



拉达的爱成为一厢情愿。最后，在各种悲剧线索的压迫下，热爱生活的爱斯美拉达毫无选择地被推向了死亡。本书的情节设计鲜明深刻地揭露了道貌岸然的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残狠凶暴。从爱斯美拉达的悲剧命运来看，这四者都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因为堂克洛德·弗罗洛对爱斯美拉达充满欲望，但他几经周折而不得成功，于是，是他首先把爱斯美拉达推向了悲剧命运的深渊；而宗教法庭偏信迷信，使爱斯美拉达又身受诬陷而加重了悲剧色彩；贵族青年孚比斯荒淫无度，是对美丽姑娘爱斯美拉达的致命的精神创伤；最后，在路易十一的一声令下，几经磨难的爱斯美拉达还是没能逃出绞刑的下场。

围绕着善良纯真的吉卜赛女郎，有两个主要人物，即堂克洛德·弗罗洛副主教和圣母院的敲钟人卡席莫多，这两个人物形象鲜明地表现出丑与美、恶与善的对比，使小说散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使得读者深深被这种崇高和邪恶的对立而感染，成就了这部小说迷人的魅力。

在巴黎圣母院中，还大量地描写了巴黎社会最下层的人民、流浪者和无赖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衣衫褴褛，但是在他们看似野蛮的社会群体中却充满了互爱互助和舍己为人的无私精神，与以路易十一为首的社会上层形成鲜明的对比。美丽的爱斯美拉达在所谓“文明”的社会中受到百般欺凌，而在那个所谓“野蛮”的社会中却受到关心和爱护。这都明显融入了法国七月革命中人民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和巴黎人民捣毁圣日耳曼教堂和巴黎大主教府的事件。小说中还借助人物之口预言了人民最终会奋起捣毁巴士底狱，这都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译 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
一、大厅	(1)
二、彼埃尔·格兰古瓦	(11)
三、红衣主教大人	(16)
四、雅各·科柏诺老馆	(20)
五、卡席莫多	(27)
六、爱斯美拉达	(30)
第二章	(32)
一、从复里德到西拉	(32)
二、河滩广场	(33)
三、Besos Para Golpes (用爱来回报恶运)	(35)
四、夜里跟踪美女的麻烦	(39)
五、麻烦不断	(42)
六、摔罐成亲	(43)
七、新婚之夜	(52)
第三章	(59)
一、巴黎圣母院	(59)
二、俯瞰巴黎	(63)
第四章	(80)
一、好心的人们	(80)
二、堂克洛德·弗罗洛	(83)
三、怪物的主人更古怪	(87)



四、狗和主人·····	(93)
五、堂克洛德·弗罗洛 (续) ·····	(94)
六、大受讨厌·····	(99)
第五章 ·····	(100)
一、圣马丁修院住持·····	(100)
二、“这个要消灭那个” ·····	(107)
第六章 ·····	(120)
一、公正地看看古代的司法·····	(120)
二、老鼠洞·····	(127)
三、一个玉米面饼的故事·····	(130)
四、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142)
五、玉米面饼故事的结尾·····	(149)
第七章 ·····	(150)
一、把秘密告诉给山羊的危险·····	(150)
二、神甫和哲学家是两回事·····	(161)
三、钟·····	(168)
四、命运·····	(170)
五、两个黑衣人·····	(180)
六、空地上大骂七声的结果·····	(184)
七、妖僧·····	(187)
八、临河窗子的好处·····	(193)
第八章 ·····	(200)
一、埃居变成枯叶·····	(200)
二、埃居变成枯叶 (续篇) ·····	(207)
三、埃居变成枯叶 (续完) ·····	(210)
四、抛掉一切希望·····	(212)
五、母亲·····	(223)
六、三颗各不一样的心·····	(227)
第九章 ·····	(242)
一、狂躁的昏热·····	(242)



二、驼背、独眼、跛脚·····	(251)
三、聋子·····	(254)
四、陶罐和水晶瓶·····	(256)
五、红门的钥匙·····	(265)
六、红门的钥匙(续)·····	(266)
第十章 ·····	(270)
一、格兰古瓦在贝尔的僧侣街上连生妙计·····	(270)
二、“你就做你的无赖汉吧!”·····	(280)
三、快乐万岁·····	(282)
四、一个帮倒忙的朋友·····	(288)
五、法兰西的路易先生的祈祷室·····	(303)
六、“衣兜里的小刺刀”·····	(329)
七、夏多佩来支持了!·····	(330)
第十一章 ·····	(333)
一、小红鞋·····	(333)
二、La Creatura bella bianco vestita (美丽的白衣天使)·····	(361)
三、孚比斯的婚姻·····	(368)
四、卡席莫多的婚姻·····	(368)



第一章

一、大 厅

一个大早上，就在那个和今天已时隔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十九天的一个大清早，整个巴黎上空回荡着肃穆的钟声，内城、大学城、外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时钟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敲响，这吸引了全部人群的注意力。

可是，在历史上，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即使钟都被敲响了，大街上万头攒动，却仍然不是个值得记录下来的日子。皮卡迪人没有打来，布尔戈尼人也没来，大街上也没有抬着圣物盒的浩浩荡荡的游行，拉阿斯城的学生们近来似乎也顺从了许多，既不是尊贵的皇帝陛下的人城巡视，也不是司法宫广场上演吊死男女扒手的戏剧，更不是某个外国使团“体面堂皇”地来访问，总之，没有那么多显赫的人来，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其实，只不过来了一队人马，他们是从弗兰德尔来的，为的是来成就个“美满”的婚姻，即法国储君和他们的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马上就可以达成了。他们的到来根本就不太受波旁红衣主教的欢迎，可没办法，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这些红衣主教还是无可奈何地摆出一副盛情款待的样子，为了增添点儿气氛，他们还在波旁府邸专门找人来演些“令人捧腹大笑、滑稽之至的滑稽戏”，可是，天公真是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搞乱了所有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很气派的装潢。这一天就是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很碰巧，今天既是主显节，又是丑人节，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日子，也正因为这样，约翰·德·特洛瓦当天的发言使得全体巴黎居民都不禁为之“兴奋不已”、“激动万分”。

按照传统，今天是个万分隆重的日子，要在河滩上放焰火，要在勃拉格教堂栽种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宗教剧。通常前天晚上，那些府尹大



人手下的差役就会沿街大声通知人们明天的圣会。他们穿着毛料紫红色上衣，胸前两个白色大十字赫然醒目，吹着喇叭，大声吆喝，那模样真有些像滑稽乐队。

第二天一大早，所有的人都关闭了自家的门窗，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这三个指定的地方，大街上被挤得水泄不通，那场面可真有些壮观。每个人都已经打算好去哪了，不过，值得称赞的还是那些巴黎老居民，他们深知这个时候去观看什么才会最有意思。去看那棵五月树是没有什么乐趣的，孤孤零零的一棵树，想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再说一月寒冷的天，总站在外边怎么受得了，去看放焰火还可以。去看宗教剧也很不错，在司法宫大厅里暖暖和和的，还可以看人在舞台上演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去看宗教剧，因为他们知道，前两天来的弗兰德尔使臣肯定也会来看，而且今天大厅里还会推选出丑人王，这将是件十分有趣的事。

当天的司法宫大厅真是盛况空前，只见络绎不绝的人群，犹如是奔腾起伏的波浪源源不断地挤进好似汹涌大海般的司法宫大厅，各个通向这里的道路都成了大小不一的小河道。司法宫高大的峨特式建筑正面的中央有个大台阶，人流上上下下，拥挤不堪，在中央台阶底下，人流分成两个方向，顺着两边的斜坡扩散。整幅场景犹如一个巨大的喷泉，由中央喷射开来，流淌着散乱的水柱。广场的上空充斥着喧闹声、笑声、喊叫声，无比热闹，无比巨大。不过有种声响比这还要凶猛，那就是人群在涌向大台阶时的推搡、喊叫的声音，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善于维持良好秩序历来是从府尹衙门至警察队的优良传统。在重大事情上，这由上而下的层层严防护卫可是丝毫不能松懈的。

为了能够看见事情的整个过程，有些人便退而求其次，不走到现场观看，而是选择占据高地，由上而下统揽全局，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满意了。

其实，如果今天我们这些一八三〇年的人想象一下，我们被夹杂在热烈的人群中，和他们碰撞推挤，周围全是一个个古老稀奇的事物，这怎能不让我们为之心动？怎能不让我们为之心旷神怡呢？如果读者不反对的话，请跟随我去感受一下十五世纪司法宫大厅的盛况，你将会感到



无比新鲜。

首先，这里很气派，尖拱双圆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的背景上点缀着明亮的金色百合花图案，大理石的地面，黑白相间，庄严肃穆，我们的周围挤满了人群，人声嘈杂，气氛热烈。大厅里纵向排列着一根又一根坚实的柱子，支撑着屋顶七个落拱点。头四根柱子周围有几个货摊，闪烁着金属饰品的光芒，另外三根柱子旁边有几张已经非常破旧的凳子。大厅的四面，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摆放着自法腊慕以下的法国历代君王的塑像：懒散的君王垂低着脑袋，无精打彩；奋勇的君王昂扬傲视，自强不息。大厅的尖拱长窗安装着绚丽夺目的彩色玻璃，每一个入口都是富丽堂皇的豪华门扉。这一切，在当时还是那么金壁辉煌，光彩夺目，令人眼花缭乱，而现在却已是黯淡无光，消尽华豪，只留下灰尘与残破。

这座在十五世纪辉煌一时的大厅，就在一月的这一天，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无数人——无论是穷人，或是富人，无一例外地涌向这里。要是我们耐心地仔细想像一下的话，当时的图景就可以完整细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毫无怀疑，如果当初拉法雅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那这件案情的卷宗就不会被存放在司法宫里，也不会发生那些案件的同伙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惜以烧掉司法宫的方式毁掉卷宗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六一八年那场蓄谋的大火，那么，古老的司法宫就会保持原貌地一直存留到现在，我们也就可以很方便地浏览它的每一个角落，用不着费尽心思去想象了。

当然，也许拉法雅克根本没有同伙，或者，即使他有，也不能证明那些同伙就和当年的失火事件有关，因为用其它两种理由来解释这件事也不是毫无道理的。第一，一颗天外流星，一尺宽，一肘高，就在当年三月七号午夜时分不偏不正地正好落在司法宫上；第二见于岱奥菲的一首四行诗：

真是悲惨的戏剧
司法女神在巴黎
吃了过多的辣椒



自把宫殿来毁灭

至于司法宫火焚的事件有以上三种基于政治、自然、诗歌的解释，不论哪种更为合理，但有一个事实却是无法变更的，那就是原来盛极一时的司法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加上历年来修复司法宫的工作清除了剩余的残骸，使得司法宫现在已彻底面目全非了。这位卢浮宫的兄长，当年是多么名声大噪，国王罗伯建造过许多壮丽的景物，而今已彻底消失了。当年圣路易和玛格丽特成婚时的那间枢密处房已不知所踪，圣路易身穿驼毛布短袄，上穿长外套，下蹬黑皮靴，同若安徽，一同躺在铺地毛毯上审理案件的花园也不见了。皇帝席吉蒙的卧室在哪里？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的呢？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个大楼梯在哪儿？马塞耳当着王世子的面，杀死罗伯·德·克莱蒙元帅和香巴涅都统的那块石板地呢？毁弃伪教皇贝内迪多的那些训谕的窗口在哪儿？当年那些无耻的传谕使者就是从窗口被拖出去当街示众谢罪的。总之，当年豪华之极、装潢精美的一切建筑都不见了。时光飞逝，历史更迭，当年的一切美丽至今剩下的无非是残缺，代替了原来高贵优雅、珍贵稀奇的东西只不过是些粗陋卑俗的玩艺儿，历史已经变迁，原有的一切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

其实，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十五世纪古老司法宫的尊贵卓绝：宽阔明亮的大厅，一头是一块世上罕见的大理石桌子，那长度、宽度、厚度都是当世绝无仅有的。正如史料记载的那样“世上顶大顶大的一大块”，这可是足以让卡岗都亚垂涎三尺的；另一头是座小教堂，里面有路易十一叫人雕刻的自己的塑像被跪放在圣女面前，路易十一还叫人专门把他认为的两个最顺从的皇帝的塑像一并搬来放在圣女像旁边，他全然不顾塑像被搬开在那一系列君王塑像中留下的两块突兀的空白。当时，这个教堂刚建成六年，还十分崭新，它雕刻精致，布置美妙，连每一个窗子、门子都要求做工完美，成为后来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峨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之一。

大厅中间，正对着大门，背靠墙壁，有一个专门为弗兰德尔御使们临时搭建的看台，金锦铺地，装饰精美的看台成为当时大厅里的一景。



那张超大的大理石桌子便是例来用来搭建舞台的，虽然它的桌面已被司法宫书记的鞋跟磨得全是印痕，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实用价值。一大早，这个舞台就被布置好了。桌面上搭起了一个足以让整个大厅的人都看得见的木架笼子，笼子四周是垂幕，为的是方便演员换衣服。为了让演员能顺利上下场，还在与垂幕相联的地方放了一个梯子。这种舞台和演出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简陋，可在当时却是十分隆重的，也是为众人所深深喜爱的。大理石桌的四个角分别各有一个，按照惯例，凡是重大的日子，必须有四个司法宫典吏负责弹压地面。

正是因为这实在是少有的节日，许多人不惜让自己受些罪也要早些进入大厅，好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有些人在天刚蒙蒙亮时就跑来排队，更有些人甚至在大厅门口过夜。就这样，到了早上，人如潮水般涌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凡是可以容下人的地方现在已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空间位置也都占满了。从早上就一直这样，大伙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今天是个每个人都可以放纵的日子，所以每个人的脾气全都显得有些大，动不动就大吵大嚷，大动肝火。大厅本来是很大的，可这么多人拥挤进来，一下子便变得十分狭窄，人们几乎都要被窒息了。那些御使们还没有来，人们的喧嚣、争吵更无法抑制了。他们无所顾忌地大骂那些可爱的弗兰德尔人、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典吏、还有那位玛格丽特公主，除了这些，他们还大声抱怨可恶的天气，一切所有他们想得起来的事物都成了他们咒骂的对象。群众的不安躁动，倒使得散间在人群中的学生和仆役大为幸灾乐祸，他们专门搞恶作剧整治别人，这使得整个场面更加狂躁，更加像一个快要爆炸的地雷。

尤其是那帮学生，他们似乎并不讨厌这个拥挤不堪的场面。相反，他们很懂得怎样从这些痛苦中抽取有意思的笑料，他们放纵地打破窗子，逍遥地坐在窗子上欣赏厅里和厅外狂乱的人群，还时不时故意模仿和丑化别人的动作，他们是一群懂得调节生活的人。

“哎呀，这不是磨坊的约翰·弗罗洛吗？”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声音，“你可真是磨坊，你的腿和胳膊活脱脱地就是风叶。你什么时候来的？”这位“磨坊”正心情不错地坐在莨苕叶饰的头拱上。他身材短小，头发金黄，一看就知是个调皮鬼，他回答到：“可怜呀，我已经等待了



四个多钟头了，我来的时候，唱诗班的小童子们正在唱七点钟大弥撒的第一节。但愿上帝怜悯我，把我在地狱受苦的时间减掉这四个钟点，这可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呀！”那个人又说道：“唱诗班的歌曲倒是不赖，他们的嗓音比他们的帽子尖还尖，圣上为圣约翰先生举行弥撒之前，应该搞清楚圣约翰先生是不是喜欢用普罗旺斯口音唱赞美诗。”

窗子下面一个老婆婆忍不住了，她歇斯底里地喊到：“什么破弥撒，搞个弥撒不过就是请一些无赖来唱赞美诗，还要花掉一千巴黎利弗，这笔钱还不是从我们这些苦命人身上搜刮来的。”一个胖胖的神情端严的人站在这个卖鱼婆身边，开口说道：“住口！疯婆子，不举行弥撒，难道你希望国王生病吗？”占据了头拱的一个小个子学生听见大声说道：“您说得可真对，勒科钮先生，请问您每年卖给尊贵的陛下多少皮货呀？”所有的学生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位学生还故意喊叫着：“‘好心’的皮货商！‘好心’的皮货商！”

一个人又说道：“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取笑勒科钮先生呢？他可是内庭总管的弟弟，樊尚树林首席护林官的宝贝儿子，他们世代相传，都是巴黎城的好市民。”随即一阵更痛快的笑声升腾起来。这个胖子皮货商窘得不得了，拼命地往外挤，想躲开人们犀利的目光，可是根本不可能，他越想挤出去，越被周围人包得严严实实，最后他就像个可怜虫一样被人们夹在中间，额头上滴着刚才费尽力气的汗水。终于，他有了棵救命草，一个和他样子相像的人走过来，毫不客气地说：“混蛋，你们这帮穷学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好市民呢？想当初，就应该毫不姑息地烧死你们。”

那帮学生才不买他的账呢：“哟，这是谁在唱歌呀？歌声可真动听。”另外一个回答说：“不就是安德里·缪斯尼埃老馆吗？”“你们可别忘了，他可是咱们大学鼎鼎大名的宣过誓的四书商之一。”又有一个讥讽道。“咱们那破地方什么都是四个：四个学区，四个学院，四个节日，四个检事，四个选董，四个书商，真是无聊透顶。”一个人说道。约翰·弗罗洛说道：“照我看，让他们下四层地狱才是件正经事。”

“缪斯尼埃，我们要烧毁你的书！”

“缪斯尼埃，我们要打死你的奴仆！”



“缪斯尼埃，我们要整治死你老婆！”

“胖胖的乌达德，真是个好妞！”

“风流俊俏得就像个可爱的小寡妇。”

“你们这帮浑蛋！”缪斯尼埃被气得不得了。约翰才不会理会他呢，他依旧说：“老头儿，你要再不住口，小心我一下子掉下去砸掉你的胖脑袋。”安德里不由地向上看了看，似乎他在斟酌这件事的可能性。可能约翰的话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站在那儿不敢说话了。约翰胜了。

约翰又继续说道：“诸位弟兄，我深深地觉得我们没有应有的权力，看看这里，外有五月树，内有宗教剧，丑人王，还有弗兰德尔御使，我们的大学城却冷冷清清。”“可咱们的莫伯广场值得一提呀！”一个趴在窗子上的大学生说。约翰忽然大声喊起来：“打倒校委会！打倒那群王八蛋！”另一个也很过瘾地嚷道：“今晚我们就用可爱的安德里老头儿的书在加雅花园放焰火吧！”“还有录事们的桌子！”“还有看家狗的棍棒！”“还有院长们的痰盂！”“还有检事们的酒柜！”“还有校委会的凳子！”小约翰大声应和道：“打倒这帮老王八！打倒这帮无耻之徒！”

安德里老头儿见状惊慌不已，“难道到了世界毁灭的日子？”他小声嘟囔着。

一个在窗口的学生马上说道：“慢着，校长来了，他正走过广场。”学生们个个争先向广场望去。“当真是他吗？”弗罗洛问道，他攀在里面的柱子上，看不见外面。“是他，果然是蒂博先生！”

校长和学校里全部的头面人物都来了，他们列队整齐地迎接弗兰德尔御使的到来。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挤到窗前，大肆用讽刺的掌声欢迎这些重量级人物。走在列队最前面，最精神的蒂博先生首先受到学生们的轮番攻击。

“您好，校长先生！嚯——拉赫！您好呀！”

“这个老赌徒，竟舍得丢下了手里的骰子跑这儿来了。”

“看他骑骡子的那副鬼样，耳朵比骡子还长。”

“您好，蒂博先生，老赌棍！老混蛋！”

“愿上帝保佑您，让骰子打掉您的头！”

“看他那衰老憔悴的模样，八成都被骰子吸干净了骨血。”